

还是嫁给你最好

左晴雯

I 247.5 / Z23

I247.5

Z23

用大標記形
文艺出版社

还是嫁给你最好

(台湾) 左晴雯 著

真知文化出版社



4098



责任编辑:李 刚

封面设计:符晓笛

左晴雯作品集
还是嫁给你最好
(台湾)左晴雯 著

真知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7-378-1731-0/I.1691

定价:9.80 元



第一章

北宋哲宗

金陵（应天府）

午时，放学的钟声“当当”响起。

于九瑗置身在同窗之间，慢步走出学堂，书僮旁帮她捧着书。

护从微笑着，远远地站在学院门口恭候。

“喂，昔湫，听说了潭怪出没的事吗？”周明契唤着九瑗的学名，语带神秘。

“哦？在哪里？”乔扮男装的九瑗睁亮大眼，仰头看他，口气透着兴奋。

“走，我带你去。”周明契挽住她的手，挤过人群，出了大门。

府上的护从过来拦她。

“公子，请快上车，老爷吩咐过，您得尽早回去。”

周明契噗哧一笑，消遣道：“又不是姑娘家，看





得这么紧。瞧我，青楼艺馆、赌窟酒肆，哪里不闯？昔漱，这些地方，你包准没去过，对吗？”

九瓊轻皱一下鼻子，浅浅摇头。

“真是乖宝贝，每天按时回去，给你爹端洗脚水？走吧！趁今儿个鸟语花香，晴空万里，出去溜溜，好把方才被夫子骂的屁事，抛到九霄云外去。

她被周明契拉着走，护从想拦阻，她却耍起性子。

“你们这些跟屁虫闭上嘴巴，没有本公子的允许，谁敢开口，我就杖责谁！”

几位护从苦脸相对，一时间手足无措。

马车内的七琥闻声探出头来，故意放粗声音。

“九弟，你给我过来。”

瞧了同是青衫装束的姊姊，九瓊故意嘻笑道：“你不想去看潭怪，就请先回去，待我回府，再将好事说予你听。”

“九弟，爹吩咐过的！”七琥急到脸红；这个妹妹真把自己当成了调皮捣蛋的公子不成？

“行了行了，别别扭扭的，昔漱，你究竟去是不去？”

周明契已经有些不耐烦了。

九瓊着急得回答：“当然去！”





“那就快走把!”周明契拉住九瑗,拔腿往前奔跑。

丢下了七琥在轿内呕着气。

她边跑边格格笑了起来,有种得意状。

“还有多远呀?”

“还远着呢!”

“那,我们怎么不干脆乘车?”她回头望,两个护从跟在身后。

“跑出了汗,对身体有益,瞧你每天坐马车,不怕生出褥疮来。”

她哈哈笑着追上们他。“好呀,敢取笑我!”

周明契一不留意,被她追过头。

“公子,歇歇吧,您不该跑这么快的!”职责在身的护从,紧张兮兮地喊道。九瑗一边喘气一边回头对他们吐舌头、扮鬼脸。

“奇怪,你怎么跑这样慢?”周明契加快脚步它刻又超前。

她颊色微红,豆大的汗珠滚了下来。

“人家脚痛嘛!”她仍嘴硬。

“怎么不早说!”周明契停下来。

“要不要紧?哪里痛,要不要我帮你揉揉。”他毫不忌讳伸手撩高她的衫褂。





九瓊却用力压了他的头一下，拔腿往前跑。

“骗你的！”

周明契佯怒，追上前要打她。两人一前一后正玩得开心。

忽然巷口一转马驰过，周明契惊慌地大喊：“小心呀！”

九瓊煞不住脚，身子撞向车篷，马车震动了一下。

两匹马及时停住，发出嘶鸣声。

尾随车后的侍卫见状跃下马鞍，拔剑冲上前，将剑架在她脖子。

她吓得直喘气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九瓊的护从随后赶上，见状立即怒吼道：“放肆！何方大胆狂徒，敢对伊府的公子不敬。”

冷面的红袍侍从不为所动，反而访问对方。“他才是狂徒，妄想行刺我家公子。”

九瓊咽下紧张的情绪。“你瞎了眼啦，我也没拿任何武器，如何行刺？季子，快让他们把剑移开！”

“是，公子。”季子、胡子拔剑刺向红袍人。

红袍人剑法俐落，轻松就挡过。

但九瓊也因此逃过对方的围围。周明契束手无策，只能赶向前扶起她，关心地问：“你还好吧！”





九瓊噴聲喊疼。“怕要碎了骨头。”

“喂！马车里的人，好歹出出声，究竟是不是被我害死？”

“休得无礼！”另两位红袍人把剑架上，怒声责斥。

车篷内忽然传出一串笑声。

高佟吞摇着一把红折扇，不徐不疾地下了马车、清亮的眼睛盯量她全身上下。

“小公子，你这一撞，差点叫我魂飞九霄，我要是心狠点，是足以治你死罪的。”而高佟吞早已瞧出“他”分明是位姑娘家，嘴上却故意应和道。

九瓊不客气地瞪视着他。“哟，你的官难不成全比我爹大吗？就算是，也不能任意治谁死罪，当今皇上也不会允许你仗势欺人的！”

“哦，此话说得是。”他眼里出现一抹嘲弄。

高佟吞晒然，示意护从退下。

九瓊揉着膝盖，忍个住叫疼。

“公了，奴才送你回去疗伤。”胡子、季子跪下一脚请示她。

不料她却嗔哼一声，手指向高佟吞。

“你的马车撞伤我，看你如何赔罪！”

“大胆！”红袍人立即出声喝止。

还是嫁给你最好

台湾·左晴雯





“你是应声虫啊，本公子又不是骂你！”九瓊还以颜色。

高佟吞又是开怀大笑。见她跛着脚走路，他难得流露出关怀的神色。“伤着了没有？”

九瓊没理他，任由简明契扶着，缓慢往回走。

为了让她分心，周明契迳自说。“那只潭怪明天不知道还在不在，李当说是看过了，有两个头，十六只脚，嘴巴会喷火，一口可以吞下一头牛，十分可怕着着！”

“胡说，岂有十六只脚的动物！”九瓊认真地反驳。

“就是不寻常，才称之为潭怪嘛！”周明契明明在逗她。

“依我看，后面那几只才真叫潭怪呢！”九瓊掩嘴一笑，回头看去。

高佟吞正悠闲地目送她，瞧她倩笑嫣地回首，竟有礼的颌首微笑着打招呼呢。还不知道我在骂他，真是笨蛋！九瓊暗自觉得好笑。



应天府府尹——于磊，娶了四房妻室，共生了十三位千金没有公子。上学堂习字的只有七琥和九瓊。





她俩自小女扮男装，被当作男儿看待。上学后连夫子、同窗都无人识破。

于磊为了女儿安全，严格要求下课后不能再与同窗嬉戏、出游，时日久了、九瓊都当成耳边风。不时趁着于磊在府卫忙碌时，与李当、周明契等人溜出门四下游玩。

自从撞伤了脚，这些日子只得在家休息。

这日闲得发慌，便把书拿出来复诵着。

“元年者何？君之始年也。春者何？岁之始比……”

花园里牡丹娇艳展放，九瓊忍不住中断背书，凑近脸去闻。几只彩蝶翩翩飞过，她扬袖挥直，自得其乐地发出格格笑声。

“姑娘舍不得与蝶儿共享好花吧？”

她闻着声音，一回头，却连个鬼影子也没瞧见，不禁紧张出声。

“是谁在那装神弄鬼？”

“姑娘，我在这儿呢！”

九瓊循声望向前方矮墙，高佟吞的脸出现在墙窗洞口，斑白树影正巧洒在他脸上。

九瓊连忙走出书房，趋前几步，瞧个确定。“原来是你，跑到我们家来做贼？”她用着讥诮的语气。



佟吞也不生气，一贯优雅笑着。“方才姑娘背的，可是公羊传里的篇目？你们府学里教过史记没有？”

九媛闻言，眼珠子一溜，暗自思量着，莫非他是府里的贵宾吗？

“令尊让你读书识字，本意甚佳，可借做法有误。”高佟吞跃上矮墙坐着，面向着她。

“怎么个误法？”她不服气地说，一边把双眼斜睨向他”

“瞧你，虽进了学堂上课，却沾上不良的习性，举止简直像野孩子。”他气定神闲地。

“你！凭什么教训人！”她嗔怒道，双手插在腰上。

“公子。”银侍卫匆忙跑进，拱手来报。“于大人今晚要在府中设宴，有请公子。”

“唔。”他示意知道了，再把视线调回墙内。

花园里仅剩蝶影穿梭，他留恋地发了一会儿呆。想起那天，街上偶遇，即已瞧出“他”是位姑娘家。她的伶俐、俏皮，留给他十分深刻的印象。

闲步进梧桐林，听着鸟喧虫鸣，不禁令他回想起进府前的一段往事。

高佟吞乃是当朝宰相熹国公之子。从汴京（开封府）来到金除，不为游山玩水。乃因圣上颁旨，宰相

的职位将来由他承袭，这决定引起朝中许多的老臣不满。

觊觎宰相位子的朝臣，几番谏阻不成，便有了暗杀的行动。

于磊乃他爹儿时玩伴，佟吞到此避风头，安全上是毋庸置疑，现在，只等到目前病危的相爷一死，他立刻即可升任宰相一职。

“春者何？岁之始了。”他愉悦地照向西厢，沉浸在刚才那一段对话喃喃自言着。

“原来她就住在隔厢。”

绕出梧桐林，步入回廊。干府的婢女、仆丁知道他的来历皆向他恭敬行礼。高佟吞一派潇洒模样，脸上噙着笑意，大步跨向“未央门”。

婢女们早已通报了西厢夫人——正室江桂。

※

※

※

大厅里。

“夫人，打扰了。”佟吞拱手为礼。

“高公子，有事？”江桂绯红了脸；府中的贵宾一向由东厢款待，突如其临的拜访一时间令她惊慌失措。

“夫人，在下见您厢后有片红梅林，如果不打搅，

◇ 还是嫁给你最好 ◇



能否让晚辈到该处一览美景。”

“喔。”明白他的来意，江桂漾开笑容。“难得公子有些雅兴，我立刻唤管家为您领路就是。”

应声前来的管家，谦恭地哈腰，领着高佟吞、金银护卫，走向后院。



风起了，梅花瓣瓣火红舞扬于空中。

刚放学回来的七琥，正与九瓊在飞亭里争论。

“夫子吩咐的。”

“胡扯，堂上测试，我分明通过了，怎么罚我。明几个，我找夫子理论去！”九瓊争得面红耳赤，像极了要不到糖吃的小女孩。

忽见七琥住了口，直瞪着她身后。

九瓊顺势回头看去，竟是高佟吞等一行人，高佟吞正似笑非笑地看着她。

高佟吞文质彬彬地微微牵动嘴角。姑娘，何事生那么大的气？”

一身青衫打扮的七琥飞红了脸，立刻将头垂低。

九瓊正在火头火，用力哼一声。“你这个贼真大胆，竟敢闯到这儿来！”“我可是光明正大站在这，像个贼吗？”佟吞脸上略带嘲弄的浅笑，两手一推道。





“我说像就像！再不走，当心找叫人把你抓起来。”

“九妹，他是爹的贵宾，你莫这样无礼。”七琥偷偷拉了妹妹的袖子，红着脸道。

九瓊不为所动，仍朝他吐舌、扮鬼脸。“什么贵宾，我才不稀罕！”语罢，别开身，骄傲地踩着大步走向书房。

七琥尴尬地仁立在原地。

“对不起，公子，九妹的性情就是如此。”她小心翼翼，深怕得罪了贵宾。

“没关系，姑娘您也上学堂？”佟吞干脆邀她在石凳上坐下，目光打量着她，但觉得她有股稳重、明丽的气质。

“是的。”

她边说边吩咐一旁侍候的婢女上菜。

“想来令尊应是开明之士。”

“我能上学堂，是沾了九妹的光。七琥说话秀气多了。”

“此话怎说？”佟吞表现出兴趣。

“娘产下九妹的前夕，梦见一只熊朝她奔来，以为必定生子，谁料依然是个女儿。不过我爹深信，熊来入梦，必主贵。因着九妹秉性聪慧，四岁即能朗朗





诵诗，我爹因而决定让她读书，而我也才得以跟着上学堂与她作伙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佟吞浅笑一抹。“听说，你们姊妹十三人？”

“是的。”她愈说神态愈显得自然，目光也敢正视他了。

高佟吞长相俊秀一副文彬彬的模样，不似她的同窗们一般毛躁、幼稚，相形之下，七琥对他特别产生一种好感。

七琥在得知他的来意后，便以主人的身份，陪着他流连于梅花林里。



亢亮的笛音幽幽传来，一个女孩儿半躺在梅树下，丫鬟正为她添盖绣袍。

“那是你九妹吗？”高佟吞被那曲音吸引，他的双眸粹亮。

“哦，那是八妹，她能吹一手好笛子呢／“她也上学堂吗？”

“八妹一向身子弱，所以没能上学堂。”他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往八琇那头移去，七琥只好跟上。

一弯清溪横贯梅林，竹桥弯弯。踩过满地梅瓣，





佟吞来到八琇身后。

八琇浑然不察有人靠近，仍半合着眼，吹着曲子。

间中莺鸟从顶上掠过，远近的天空飘动纸鸢，犹如曲子吹奏出来的画面一样悠闲自然。

佟吞深吸抹气，正是梅香扑鼻，间成嗅着了自姑娘身上散发的脂粉香气，这是在九璠身上所没有的。

一晌，八琇才歇手，忽然听到身后的掌声。回头望去，悚然倒抽口气，面色马上飞白。

“妹妹，不用害们，他是府里的贵宾。”七琥安抚道。

八琇向来深居闺阁，何尝见过年轻公子，此刻难免慌张，脸面苍白。

佟吞温善地笑着，拱手为礼。

“姑娘，在下高佟吞，在贵府中作客已有数日。姑娘方才吹的曲子挺悦耳，不知叫什么名来着？”瞬也不瞬地盯视佳人，纤楚风姿，堪比赵飞燕再世。

八琇紧握着笛管吞吞吐吐，支吾着：“我……曲子是……曲子……”冷汗冒出额颊。

“公子，婢女来代姑娘说吧，姑娘吹的曲子，完全是姑娘自己编的，唤作‘春醒何处’”一旁女侍有礼地回答。





“春醒何处？”佟吞于心中咀嚼，用着欣赏的目光将八绣打量。“想不到姑娘有此才华。”

八绣因紧张，手微微颤抖，空手伸向丫鬟，说道：“对不住，我要失陪了。”

丫鬟挽着八绣往闺房走去。

佟吞的视线，跟随她娉婷的身影飘去。

◆ 还是嫁给你最好 ◆

◆ 台湾·左晴雯 ◆

